

论故事新编体《青蛇》的叙事手法

杨灿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 故事新编是指以小说的形式对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典籍、人物等进行的有意识的改编或重写。对传统故事的改写体现了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颠覆。故事新编体《青蛇》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入手,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已成定论的爱情绝唱,对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写与诠释。从文本互涉和叙事学有关理论看,《青蛇》的叙事手法主要有视角转换法、时空交错法、文体互涉法和元小说技巧法。

关键词: 故事新编; 青蛇; 叙事手法; 李碧华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3-0407-04

故事新编体小说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文体,最早出现于晚清时期,以陈啸庐的《新镜花缘》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代表。所谓故事新编体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对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典籍、人物等进行的有意识的改编或重写。“故事新编”作为历史重写中一种独特又颇具活力的书写方式,在国内外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丰硕的实践操作^[1]。李碧华是近些年来在故事新编领域颇有建树的一位作家,她的此类作品如《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诱僧》等流传甚广,而《青蛇》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入手,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已成定论的爱情绝唱,对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写与诠释,最得传奇精髓,“是故事新编体小说通俗化书写的最好个案之一……无论在意义的操控还是文本互涉力量的实践上,它都体现出同类小说难以企及的包容性。”^[2]

李碧华的小说大多从传奇、历史故事中取材,在传奇性的书写中表达自己的情感把握和价值取向,以新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双重视角,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定论大胆质疑,对既定文本文化意义大胆解构,体现了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于浪漫的想象中隐含着深重的危机感,呈现出一种虚幻夸张、荒诞另类的美。其作品游离于雅俗之间,传统的中国文化如天命、轮回观念和佛、道等宗教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如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哲学都在她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李碧华的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言情作品,

往往有超出情爱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社会、美学、哲学等层面上给人更深层的思索”。^[3]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审美体验。

颠覆与背叛是李碧华永恒的主题,她笔下几乎没有圆满的人生,人物的心灵永远充满着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和欲望难以满足的焦虑。《青蛇》直接地改写了一个张扬道德的正典《白蛇传》,完全是以现代人的观念来讲述另一种传奇故事,另类地展现了人、妖、佛在情爱面前“人”性内部最本质的矛盾,亦即角色的生存状态的困境,一种追求而不得的困境。同样的叙事因素,在不同的讲述者那里,因不同的角度而充满了无限的生成可能。在《青蛇》的故事里,“新编”主要体现为基本叙事因素的某些改变和人物形象的大胆颠覆。本文拟依据叙事学有关理论,对《青蛇》的叙事手法作一粗浅剖析。

一、视角转换法

视角转换法是李碧华叙事惯用的重要手法。所谓叙事视角是由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的,是指“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并通过这种方式 and 角度向读者描绘人物、讲述事件、介绍背景等等”。^[4]李碧华的叙事多采用人物叙事情境模式。在这种叙事视角中,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取代了叙述者,他观察、

感受、思考、评议,读者借助这个人物的眼睛和感受来看待小说的其他人物和事件。

从叙事学角度看,《青蛇》相对于传统文本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叙事视角的转换。传统文本中,小青不过是个出彩的配角,是白娘子的助手,正如红娘之于崔莺莺,在舞台上花旦和青衣的关系,是一个很单薄的形象,她除了忠心耿耿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之外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这种形象的平面与模糊正好给了作者一个可以恣肆发挥的广阔的重写空间。因此《青蛇》“在传统文本的空隙里找到了生发点”^[5],采用双重全知的视角,以妩媚佻达的小青冷眼旁观、洞若观火地观察、叙述故事,使之充当起了故事里众多情感纠葛的焦点,极大地变形和夸张人物的性格,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使得情节充满离奇刺激的新鲜感,这种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单面视角的叙事,体现出了作者突破传统创作手法的创意与功力。也因此,一个原本由传统道德镇压人妖真挚爱恋的悲剧就成了“一个勾引的故事:素贞勾引小青、素贞勾引许仙、小青勾引许仙、小青勾引法海、许仙勾引小青、法海勾引许仙……宋代传奇的荒唐真相”。^[6]正典文本中断桥邂逅、一见钟情的纯真浪漫的传统情节被无情地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白蛇对许仙的处心积虑的算计和勾引;而白蛇奋不顾身,前往仙界为昏迷的许仙求取灵芝的同时,青蛇与许仙的偷情又毫不留情地否决了白许完美爱情的神话……。

借叙事视角的转换,新文本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白娘子温柔大方、娴静善良;小青憨直忠贞、嫉恶如仇的单一形象,而且颠覆了许仙憨厚文弱、诚实深情的小男人形象,甚至推翻了传统的法海固执冷血、铁面无私的形象。推翻旧文本,你见到的不再是纯美的浓情蜜意,而是情欲的恣意挥发;不再是坚定的姐妹情谊,而是女人间的尔虞我诈,而这些勾引与爱恋、算计与挣扎的情节,恰恰是现时读者毫不陌生的现实。对此,陈燕遐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青蛇》之引人入胜,也不在于它戳破了爱情的真相,而在于李碧华故弄玄虚,把一个简单的民间传说,点染得异彩纷呈,欲念横生。表面上处处指出男女间的相互欺骗,实则故作讥诮的洞悉世情中,难掩对情欲的执迷于憧憬。”^[7]

故事全篇以第一人称“我”(小青)来讲述,叙述节奏以“我”的主观感受来安排,“我”的心理活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既符合中国小说以人物对话推进故事情节传统,也暗合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技巧,使小说具有了极强的真实性和整体感。在李碧华的作

品里,由故事主人公来充当第一叙述者的手法屡见不鲜。如《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由“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明显地有别于历史上的“真实记录”,“我”在讲述、旁观故事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卷入到情感纠葛中来,增添了讲述的真实性,使读者读来倍感人物的鲜活。

二、时空交错法

故事新编体小说叙事结构的最大特点是打破固有的时空观念,把古时和今时、古事和今事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结构^[8]。时空交错、古今并置的时间框架容易形成一种相互指涉的重叠、变异乃至相互消解的隐喻性方式,强化了一种历史语境。李碧华的许多爱情故事,往往有着大段的时空跨越,在时空跨越中表达历史的某种沧桑,同时也传达着人生际遇的某种相似。《青蛇》《秦俑》《胭脂扣》《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作品中,时空的交错,命运的轮回营造了一种诡谲的浪漫与震撼。前生的潘金莲几百年后辗转投胎成了今生的单玉莲,与今生的武大郎(武汝大)、武松(武龙)以及西门庆(Simon)再次爱恨纠缠,演绎了几乎同版本同命运的新《水浒》。(《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跨越几千年的时空,蒙天放与冬儿(莉莉)在前世今生演绎了不同的爱情故事,却是相似的命运与结局。(《秦俑》)李碧华虚拟性地让历史人物回到现代,通过特定历史人物的眼睛感受现代社会,从而展开回顾与反省。在时空上的处理使得小说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情节也更为紧凑、跌宕、苍茫和大气。

李碧华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并置,创造性地在新文本中插入了大量旧文本和政治历史背景。她引入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的事物,使人鬼神妖你来我往,现代观念与传统价值、日常性与传奇性对峙并存,新旧故事、前世今生、原型与变形人物、旧词曲与现代语言等构成多重隐喻关系,造成了人物的传奇性与日常性的冲突,反讽地实现了对传统文本的颠覆,且使叙述带有时空上的深度。《青蛇》里,人、妖、佛三方共聚于同个时空,编成了一个冲突与纠缠的故事。如小说一开篇,主人公小青以现代人的口吻,倒叙那一段前尘往事:“这桥叫‘断桥’。从前它不叫断桥,叫段家桥……虽然这桥身已改建,铺了钢筋水泥,可以通行汽车,也有来自各方的游人……”^[6]措辞之调侃与戏谑,让习惯了阅读古典爱情小说的人们有了奇

异的陌生感。在接近小说末尾处，李碧华更是把这种古代与今世交错、神话同现实共存的表现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作者骤然将时空拉到了20世纪60年代乃至80年代，雷峰塔倒掉，素贞的儿子士林化身为年轻的红卫兵，素贞再度进入人世，与小青再度相逢，同为张小泉剪刀厂的女工。素贞再次因伞和一个英俊男子（许仙）相识，并迅速坠入爱河。从描写文革时红卫兵拆雷峰塔的场面，再到80年代初期青年男女西湖边的恋爱，此间夹杂着诸如“刘德华”“英语会话课本”“牛仔褲”“迪斯科”等等流行词语，时时提醒着我们小说的虚构性和荒诞性以及时空的转变与轮回。

三、文本互涉法

“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艺术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直接引用。”^[9]文本作为文化的存在物，存在着文化传承和文学发展的内部继承性，有对前代文学的模仿，有对文学母题的改造，更有直接的毫无掩饰的指涉。文本互涉理论的提出启发了重写方式的创新，从理论上说，文学本身就存在着互涉的关系，所有作品都存在着对以往作品的模仿和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任何创作首先是创作主体的虚构，对一个故事的叙述因此可以有多种方式。李碧华讨巧地选择了大众耳熟能详且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白蛇传》，借用了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场景的基本格局进行新编，这一举动本身已经是很富于互文性的了。

对传统文本的改写大致有摹仿性改写和逆反性改写两种方式，《青蛇》是结构性摹仿和逆反性改写的结合，保留了大体的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只对人物和细节进行改写。在新文本中，尽管在大的框架和情节方面表现出对原文本的承袭，但实际上，由于青蛇视角的被借重，原本源于正典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内核，原本铺设的传统价值观都悄然地发生了质的变化。《青蛇》中，李碧华刻意地塑造着自由独立的女性理想人格。这种重塑，首先是建立在颠覆男性视角里的理想女性人格基础上的。新旧两个文本的差别，实际上也男性文本与女性文本的差别。李碧华对人性的脆弱早已洞若观火，所以将这个伴随并最终满足数百年来中国人的欣赏趣味的社会文学还原为一个充满勾心斗角、情欲放纵的现代爱情游戏。她一眼洞穿了几千

年来男欢女爱的虚伪面目，颠覆了传统故事中夫妻恩爱的假象，颠覆了这个被神化的、一味牺牲与付出的传统贤妻的形象，塑造了两个充满女性自觉、自醒意识的新女性形象——自立、能干、精明甚至自私的现代都市女人形象。也因此，一个纯洁无邪的古典爱情神话在另一个相关文本中被演变成了一则布满尴尬与辛酸的世俗故事。

四、元小说技巧法

英国文艺理论家戴维·洛奇说：“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10]换言之，“元小说”是使叙述行为直接变成叙述内容，将自身当成叙述对象的小说。传统小说往往关心的是人物、事件和叙述内容，而元小说则更关心作者与小说的关系，作者是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小说中往往会多次强调声明作者是在虚构作品、作者在用什么手法虚构作品，甚至要交代作者创作小说的一切相关过程。小说的叙述往往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这样，通过拉开读者与生活的距离，打破文本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加速了读者对于文本叙事过程本身的反应。

元小说的叙述者常常超出小说叙事文本的束缚，打断叙事结构的连续性，直接对叙述本身进行评论。元小说的具体表现形式最为常见的是插入式议论和选择性结尾。李碧华在《青蛇》里用到的主要是前者，例子贯穿全文，比比皆是。在《青蛇》里，李碧华试图通过戏仿的写作规范和技巧，用突破常规的写作方式来解构男权文化的话语结构，颠覆男性权威。因此作者选择小青作为叙事视角，给作者在插入评论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自由。比如，小说一开篇，作者介绍自己的身份：“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6]稍后补充说明：“……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条蛇。”^[6]“我是一条青色的蛇。”^[6]于是，整本书当中的一切景象，一切感慨皆因“我”而生，因“我”而发。又如许白与小青月下游西湖一节中，作者中断叙述，径自插叙：“在唐代以前，民间活动只限白天，夜里常宵禁，闷得慌……。”^[6]同样的还有小说尾部插入的关于后世对这段传奇的记载介绍，洋洋洒洒，不厌其烦。小说最经典的元小说技巧应该是在末尾，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小青，用最直白的方式暴露了《青蛇》的小说身份，揭开了其虚构的话语本质，给读者带来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我要集中精神，好好写那发生在我五百多岁，时值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故事。这已经足够我忙碌了。我还打算把我的稿子，投寄到香港最出名的《东方日报》去……”。^[6]

这种荒诞的话语将故事的逼真感破坏殆尽，让读者猛然意识到故事的文本性和虚构性，从情节和情感中挣脱出来，在对故事和人物进行重新的审视的同时，不免为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带来的新奇刺激的阅读体验而拍案叫绝。

五、余论

对传统故事的改写体现了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颠覆。李碧华对传统故事的改写有着剖析人性，反映当下真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特点。李碧华借助大众熟悉的传统文本和传奇故事，从“历史的断裂、失意处”入手，以审视现代都市生活的眼光和频繁变换的历史背景作为反观的影像，运用古今杂糅、穿梭时空的技巧，将历史上有争议的故事改编重现，重塑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新女性主义视角”，给读者带来了崭新的阅读感受和情感体验。李碧华将个人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心理问题，化作诡异妖媚的文字，“来呈现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发泄表达出来的禁忌，与无法真正坦白道出的言语。”^[5]为都市人平庸的人生提供了一个情欲想象的空间，满足了读者在凡俗人生中难有的爱恋幻想。将李碧华置于20世纪故事新编体小说的写作流变中，可以更好地

考察其故事新编的独特性：李碧华用自己独特的理解，以现代的精神重新观照旧有故事和人物，对其进行崭新的诠释，挑战了人们惯有的思维，开掘了被压抑的弱者的心理，展示了新的女性主义视角，更深层次地透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李碧华在纯文学和商业消费文化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雅俗共赏。她的新编故事在殖民地与本土混杂的文化中，凸现出了独特“香港意识”，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朱崇科. 历史重写中的主体介入[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3): 93-98.
- [2] 朱崇科. 混杂雅俗的香港虚构[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5, (1): 60-63.
- [3] 刘登瀚. 香港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496.
- [4] 汪靖洋. 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459.
- [5] 黄维梁, 编. 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下)[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209-240.
- [6] 李碧华. 青蛇[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5.
- [7] 陈国球, 编. 文学香港与李碧华[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0: 213-214.
- [8] 汤哲声. 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J]. 明清小说研究, 2001, (1): 85-93.
- [9] 王耀辉. 文学文本解读[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67.
- [10] 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王峻岩, 等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On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the new edition of 'Black Snake'

YANG Ca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new edition in this paper means rewri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ancient myth, and characters intentionally in the form of novels. The traditional story rewriting manifested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values subversion. 'Black Snake', from unique feminine angle of view obtaining, carefully examines the classical love story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by modern people's judgment, has carried on the subversive recomposition and the annot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story. By using the relative theory of text mutual influence and narration, combing the novel of 'Black Snake', the thesis believes that Bihua Li's new edition of 'Black Snake' has its value in analysing human nature and reflecting real life by changing the angle of view transforms, the space and time interlocks;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metafictionality.

Key words: story newly organized, *Black Snake*; narrative technique; Bihua Li

[编辑: 汪晓]